

東周列國志

第十二冊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二

白不蔡 界元放甫評點

第五十三回

楚莊王納諫復陳

晉景公出師救鄭

君子貴乎知幾其論事君則曰合則留不合則去非忍忽然于其君也蓋寓有明哲保身之道焉如陳靈之性情作爲豈是能改過者況有孔儀二人爲之左右洩治位望不高旣無除奸去佞之權諫而不聽去之可也乃強諫取忌竟致殺身忠直雖則可稱見幾却乎不足以臣弑君罪大惡極然株林之事就天理人情論來徵舒之罪可邀未滅夫母之所以尊以配父而尊也母而淫亂是爲自絕

于父絕于父則不足以爲母矣君之尊與父等以分言也君而淫亂于臣之母則先已失其爲君之禮而爲其父之仇雖比之無罪而殺其父其可耻猶未至若斯之甚也人試設身處地而思之眼見人與母淫稍有血性者其能一刻宴息乎君自廢棄爲君之道而臣自殺其父之仇王者處此必將有術不感祇以君臣二字遂將一切倫理是非抹殺也故徵舒雖見殺於楚莊而孔儀二人必仍須對獄上帝也

弑君者徵舒而引君于無道者則孔寧儀行父也夏姬以大夫內子而與陳國君臣三人同室宣淫豈得無罪楚莊乃獨誅徵舒而孔儀不問又以夏姬賜連尹遂以滅陳純是一團私意非仗義之舉也申叔時以蹊田奪牛爲喻可謂仁人之言

復陳雖由申叔之諫論者之畢竟歸美楚莊蓋諫者臣而納諫

者君也由此言之則爲君者何爲而不納諫乎

伍修料晉而中可謂有才然畢竟不如孫叔敖見識老成穩當所以論事者不可以成敗下斷語也然今人論事偏要因成敗而傳會之令人笑煞亦令人恨煞

却說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二大夫俱穿了夏姬所贈褻衣在朝堂

上戲謔大夫泄治聞之乃整襟端笏復身趨入朝門孔儀二人素憚

泄治正直

能以正直爲人所憚自是高品然以此而立于亂朝鮮有不被其禍者矣

今日不宜自至必有

規諫遂先辭靈公而出靈公抽身欲起御座泄治騰步上前牽住其

衣跪而奏曰臣聞君臣主敬男女主別今主公無周南之化使國中

有失節之婦而又君臣宣淫互相標榜朝堂之上穢語難聞廉耻盡

喪體統俱失君臣之敬男女之別淪滅已極夫不敬則慢不別則亂

慢而且亂亡國之道也君必改之靈公自覺汗顏以袖掩面曰卿勿

多言寡人行且悔之矣

今人拒諫每用此法

泄治辭出朝門孔儀二人尚在門

外打探見泄治怒氣冲冲出來閃入人叢中避之泄治早已看見將

二人喚出責之曰君有善臣宜宣之君有不善臣宜掩之今子自爲

不善以誘其君而復宣揚其事使士民公然見聞何以爲訓寧不羞

耶二人不能措封唯唯謝教泄治去了孔儀二人求見靈公述泄治

責備其君之語主公自今更勿爲株林之遊矣靈公曰卿二人還往

否孔儀二人對曰彼以臣諫君與臣等無與臣等可往君不可往靈

公奮然曰寡人寧得罪于泄治安肯捨此樂地乎

明明是自尋死地偏要說是樂地

孔儀二人復奏曰主公若再往恐難當泄治絮聒何如靈公曰二卿

有何策能止泄治勿言孔寧曰若要泄治勿言除非使他開口不得

靈公笑曰彼自有口寡人安能禁之使不開乎

只消引他也來入馬硬自然開口不得矣

笑儀行父曰寧之言臣能知之夫人死則口閉主公何不傳旨殺了

泄治則終身之樂無窮矣靈公曰寡人不能也孔寧曰臣使人刺之何如靈公點首曰繇卿自爲二人辭出朝門敝一處商議將重賄買出刺客伏于要路候泄治入朝突起殺之國人皆認爲陳侯所使不知爲孔儀二人之謀也史官有讚云難過不得

陳喪明德

君臣宣淫

纓紳袒服

大廷株林

壯哉泄治

獨矢直音

身死名高

龍血比心

自泄治死後君臣益無忌憚三人不時同往株林一二次還是私偷以後習以爲常公然不避凡無恥之事越做國人作株林之詩以譏之詩曰

胡爲乎株林

從夏南

匪適株林

從夏南

徵舒字子南詩人忠厚故不曰夏姬而曰夏南言從南而來也陳侯

本是箇莫傷儻

音擦

的人孔儀二人一味奉承

幫襯不顧廉耻更兼

夏姬善于調停打成和局弄做了一婦三夫同歡同樂不以爲怪徵

舒漸漸長大知事見其母之所爲心如刀刺

實在難過怪不得他

只是于礙

陳

侯無可奈何每聞

陳侯欲到株林往往托故避出落得眼中清淨那

一班淫樂的男女亦以徵舒不在爲方便光陰似箭徵舒年一十八

歲生得長軀偉幹多力善射靈公欲悅夏姬之意使嗣父職爲司馬

執掌兵權徵舒謝恩畢回株林拜見其母夏姬夏姬曰此**陳**侯恩典

汝當恪共乃職爲國分憂不必以家事分念徵舒辭了母親入朝理

事忽一日**陳**靈公與孔儀二人復遊株林宿于夏氏徵舒因感嗣爵

之恩特地回家設享欸待靈公夏姬因其子在坐不敢出陪酒酣之

後君臣復相嘲謔手舞足蹈徵舒厭惡其狀退入屏後潛聽其言靈

公謂儀行父曰徵舒軀岸魁偉有些像你莫不是你生的儀行父笑

曰徵舒兩目炯炯極像主公還是主公所生孔寧從旁插嘴曰主公

與儀大夫年紀小生他不出他的爹極多是箇雜種便是夏夫人自

家記不起了

這等惡謔亦全是市井無賴聲口

三人拍掌大笑徵舒不聽猶可聽見

之時不覺羞惡之心勃然難遏

真是難過怪他不得

正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

邊生暗將夏姬鎖於內室却從便門溜出分付隨行軍眾把府第團

團圍住不許走了

陳侯及孔儀二人軍眾得令發一聲喊圍了夏府

徵舒戎妝披掛手執利刃引著得力家丁數人從大門殺進口中大

叫快拿淫賊

靈公口中還在那裏不三不四要笑弄酒却是孔寧

聽見了說道主公不好了徵舒此席不是好意如今引兵殺來要拿

淫賊快跑罷儀行父曰前門圍斷須走後門三人常在夏家穿房入

戶路道都是熟識的陳侯還指望跑入內室求救于夏姬見中門鎖

斷慌上加慌急向後園奔走徵舒隨後趕來陳侯記得東邊馬廐有

短牆可越遂望馬廐而奔徵舒叫道昏君休走攀起弓來聽的一箭

却射不中陳侯奔入馬廐意欲藏躲却被羣馬驚嘶起來卽忙退身

而出徵舒剛剛趕近又復一箭正中當心好樂地原來這等一個樂法可憐陳侯

平國做了一十五年諸侯今日死于馬廐之下孔寧儀行父先見陳

侯向東走知徵舒必然追趕遂望西邊奔入射圃徵舒果然只趕陳

侯孔儀二人遂從狗竇中鑽出今人謂人偷婦人者每日鑽狗洞想卽出此典故矣一笑不到家

中赤身奔入陳國去了徵舒畢竟孩子氣如何放走這兩箇人徵舒旣射殺了陳侯擁

兵入城只說陳侯酒後暴疾身亡遺命立世子午爲君是爲成公成

公心恨徵舒力不能制隱忍不言徵舒亦懼諸侯之討乃強逼陳侯

往朝于晉以結其好再說陳國使臣奉命約陳侯赴盟辰陵未到陳

國聞亂而返恰好孔寧儀行父二人逃到見了莊王瞞過莊王淫亂

之情只說夏徵舒造反弑了陳侯平國與使臣之言相合莊王遂集

羣臣商議却說**趙**國一位公族大夫屈氏巫名字子靈乃屈蕩之子

此人儀容秀美文武全材只有一件毛病貪淫好色貪淫好色原無礙于文武全材

只惟好得不正便不好了專講彭祖房中之術數年前曾出使**陳**國遇夏姬出遊

窺見其貌且聞其善于採煉却老還少心甚慕之及聞徵舒弑逆欲

借此端擄取夏姬力勸**莊**王興師伐**陳**令尹孫叔敖亦言**陳**罪宜討

莊王之意遂決時**周**定王九年**陳**成公午之元年也**楚**莊王先傳一

檄至于**陳**國檄上寫道

楚王示爾少西氏弑其君神人共憤爾國不能討寡人將為爾討

之罪有專歸其餘臣民靜聽勿擾

陳國見了檄文人人歸咎徵舒巴不能勾假手于**楚**遂不為禦敵之

計**楚**莊王親引三軍帶領公子嬰齊公子側屈巫一班大將雲捲風

馳直造**陳**都如入無人之境所至安慰居民秋毫無犯夏徵舒知人

心怨已潛奔株林時國成公尙在晉國未歸大夫轅頗轅如登與諸

臣商議楚王爲我討罪誅止徵舒不如執徵舒獻于楚軍遣使求和

保全社稷此爲上策羣臣皆以爲然轅頗乃命其子僑如統兵往株

林擒拿徵舒僑如未行楚兵已至城下國久無政令况侯不在

國百姓做主開門迎楚莊王整隊而入諸將將轅頗等擁至莊王

面前莊王問徵舒何在轅頗對曰在株林莊王問曰誰非臣子如何

容此逆賊不加誅討轅頗對曰非不欲討力不加也莊王卽命轅頗

爲鄉導白引大軍往株林進發却留公子嬰齊一軍屯札城中再說

徵舒正欲收拾家財奉了母親夏姬逃奔鄭國只爭一刻楚兵圍住

株林將徵舒拿住莊王命囚于後車問何以不見夏姬使將士搜其

家於園中得之荷莖逃去不知所適夏姬向莊王再拜言曰不幸國

亂家亡賤妾婦人命懸大王之手倘賜矜宥願充婢役夏姬顏色妍

麗語復詳雅

本以計罪來夏姬者罪之魁也乃不罪之而反愛之色不迷人人自

迷可謂諸將曰**楚**國后宮雖多如夏姬者絕少寡人意欲納之以備

妃嬪諸卿以爲何如屈巫諫曰不可不可吾主用兵于**陳**討其罪也

若納夏姬是貪其色也討罪爲義貪色爲淫以義始而以淫終伯王

舉動不當如此莊王曰子靈之言甚正寡人不敢納矣

此等都是楚王正氣處所

以能伯只是此婦世間尤物若再經寡人之眼必然不能自制

不知足生

個效法遂令人如此吾叫軍士鑿開後垣縱其所之時將軍公子側

在旁亦貪夏姬美貌見莊王已不收用跪而言曰臣中年無妻乞我

王賜臣爲室屈巫又奏曰吾王不可許也公子側怒曰子靈不容我

娶夏姬是何緣故屈巫曰此婦乃天地間不祥之物據吾所知者言

之妖子變殺御叔弑**陳**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不祥莫大焉天下

多美婦人何必取此淫物以貽後悔莊王曰如子靈所言寡人亦畏

之矣公子側曰既如此我亦不娶了只是一件你說主公娶不得我亦娶不得難道你娶了不成蓋知其素講彭祖之術必然是有心也屈巫連聲曰不敢

不敢莊王曰物無所主人必爭之間連尹襄老近日喪偶賜爲繼室

可也時襄老引兵從征在于後隊莊王召至以夏姬賜之夫婦謝恩

而出公子側到也罷了只是屈巫諫止莊王打斷公子側本欲留與

自家見莊王賜與襄老暗暗叫道可惜可惜又暗想道這箇老兒如

何當得起那婦人少不得一年半載仍做寡婦到其間再作區處是

無可奈何自解這是屈巫意中之事口理却不曾說出莊王居株林

一宿乃至陳國公子嬰齊迎接入城莊王傳令將徵舒囚出栗門陳

門名車裂以殉如襄公處高渠彌之刑史官有詩云

陳王荒淫雖自取 徵舒弑逆亦違條

莊王弔伐如雨爾 泗上諸侯望羽旄

莊王號令徵舒已畢將陳國版圖查明滅陳以爲楚縣拜公子嬰齊

爲陳公使守其地陳大夫轅頗等悉帶回郢都南方屬國聞楚王滅

陳而歸俱來朝賀各處縣公縣大夫 借稱公自不必說獨有大夫申叔時使

齊未歸其時襄公薨世子無野卽位是爲頃公齊一向交好故

莊王使申叔時往行弔舊賀新之禮這一差還在未伐陳以前及

王歸楚三日之後申叔方纔回轉復命而退並無慶賀之言莊王使

內侍傳語責之曰夏徵舒無道弑其君寡人討其罪而戮之版圖收

於國中義聲聞於天下分明不義却自說是義想有諸侯縣公無不獻諛者順其意而稱之耳

稱賀汝獨無一言豈以寡人討陳之舉爲非耶申叔時隨使者來見

楚王請面畢其辭莊王許之申叔時曰王聞蹊田奪牛之說乎莊王

曰未聞也申叔時曰今有人牽牛取徑于他人之田者踐其禾稼田

主怒奪其牛此獄若在王前何以斷之好譬喻比得當莊王曰牽牛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二 七

踐田所傷未多也奪其牛太甚矣寡人若斷此獄薄責牽牛者而還

其牛子以爲當否申叔時曰王何明于斷獄而昧于斷陳也夫徵舒

有罪止于弑君未至亡國也王討其罪足矣又取其國此與奪牛何

異又何賀乎莊王頓足曰善哉此言寡人未之聞也可見楚莊申叔原是好人

時曰王旣以臣言爲善何不效反牛之事莊王立召陳大夫轅頗問

陳君何在頗答曰向往晉國今不知何在言訖不覺淚下莊王慘然

曰吾當復封汝國勇于改過納諫如汝可迎陳君而立之世附陳

勿依違南北有負寡人之德又召孔寧儀行父分付放汝歸國共輔

陳君便宜了這轅頗明知孔儀二人是個禍根不敢在楚王面前說

明只得含糊一同拜謝而行將出楚境正遇陳侯午白晉而歸聞其

國已滅亦欲入楚面見楚王轅頗乃述楚王之美意君臣並駕至陳

守將公子嬰齊已接得楚王之命召還本國遂將版圖交割還陳自

歸楚國去了此乃**莊王**第一件好處翳有詩云

縣陳誰料復封陳

跖舜還從一念新

南楚義聲馳四海

須知賢主賴賢臣

孔寧歸國未一月白日見夏徵舒來索命因得狂疾自赴池中而死
死之夜儀行父夢見**陳靈公**孔寧與徵舒三人來拘他到帝廷對獄

可見徵舒死得不服即上帝亦須另斷其獄也

夢中大驚自此亦得暴疾卒此乃淫人之報

也再說公子嬰齊既返**楚國**入見莊王猶自稱**陳公**嬰齊莊王曰寡

人已復**陳國**矣當別圖所以償卿也嬰齊遂請申呂

二也之田莊王

將許之屈巫諫曰此北方之賦國家所恃以禦**晉**寇者不可以充賞

莊王乃止及申叔時告老莊王封屈巫為申公屈巫並不推辭嬰齊

繇是與屈巫有隙

實別人則以為不可與已則受之而不辭何以服

八周定王十年**楚**莊王之

十七年也莊王以**陳**雖南附**鄭**猶從**晉**未肯服**楚**乃與諸大夫計議

令尹孫叔敖曰我伐鄭鄭救必至非大眾不可莊王曰寡人意正如
此乃悉起三軍兩廣之眾浩浩蕩蕩殺奔滎陽而來連尹襄老爲前
部臨發時健將唐狡請曰鄭小國不足煩大眾狡願自率部下百人
前行一日爲三軍開路襄老壯其志許之唐狡所至力戰當者輒敗
兵不留停每夕掃除營地以待大軍莊王率諸將直抵鄭郊未曾有
一兵之阻一日之稽莊王怪其神速謂襄老曰不意卿老而益壯勇
于前進如此安知石是得夏姬之力乎一笑襄老對曰非臣之能乃副將唐狡力戰
所致也莊王卽召唐狡欲厚賞之唐狡對曰臣受君工之賜已厚今
日聊以報効敢復叨賞乎莊王訝曰寡人未常識卿何處受寡人之
賜唐狡對曰絕纓會上牽美人之袂者卽臣也蒙君王不殺之恩故
舍命相報莊王嘆息曰嗟乎使寡人當時明燭治罪安得此人之死
力哉命軍正紀其首功俟平鄭之後將重用之唐狡謂人口吾得死